

夜闯麻言寨

■张崇文

虎年正月初八,夜幕降临,雪越落越大,静悄悄铺在山麓、山腰、山顶。在湖北恩施来凤县大堰塘村,海拔800多米的麻言寨巍然沉睡于漫天飞雪的黑夜里,40户人家亦沉浸在喜庆的春节气氛中。

忽然,夜空中拉起长长的电弧,一阵浓烟瞬间升起,火光在“噗噗”的声响后,快速熄灭。出门抱柴禾的向昌树寻声望去,看到200多米处那片树林里“冒火”,屋里的灯闪了一下。他立马掏出手机,翻到一个熟悉的号码,打了过去……

此时正是晚上7点多,巡线一整天的国网湖北来凤县供电公司绿水供电所副所长张中华正在食堂和几名同事吃饭,他边吃边叮嘱:“最近温度低、天气冷,时常出现故障、事故,抢修任务繁重,供电线路都在崇山峻岭,尤其山上的小路、羊肠路、茅草路都盖在雪下,大家要防护好。”

正说着,外勤班网格员赵正情从食堂外大步走来:“刚接到大堰塘村村民向昌树打来的电话,他家对面有根电杆上的高压线在‘打火’,场面有点吓人!”

张中华放下碗筷立即起身:“赶快,先把10KV绿舞线到大堰塘村的分段隔离开关拉开,防止事故扩大!”向大平、杨晚鑫随即和赵正情、张中华一起跑出食堂,快速发动工程车,冲进大雪中。

麻言寨不仅海拔较高,在附近村落中,树也最多、

最高、最密。10KV绿舞线到大堰塘村的麻言寨一带还是没彻底改造完的裸体铝绞线,平时雨大故障频发,近期连日大雪,树被压倒或压断,靠在、倒在10KV高压电线上,湿漉漉的树成了导体,就是一个明显事故点。

负责大堰塘村的网格员向大平分析情况后,赵正情再次核实了故障点,大家很快来到10KV绿舞线延伸到大堰塘村的电杆旁,接好10KV绝缘操作杆,拉开分段的隔离开关。随后,赵正情开车带大家返回供电所,领取抢修材料、安全工器具,再给工程车四个车轮装好防滑的链条,随后便迅疾出发。

工程车随着盘山公路向上行驶,车速明显减缓。

路面结冰后又硬又滑,张中华下车,从车头检查到车尾,看不到上了防滑链的车轮在冰雪上留下的印迹,这条平时好走的上坡路,已被冰雪密封得严严实实。赵正情只能慢慢驾驶,转过去一个弯,转过来一个弯,不能让车轮往左往右超出冰雪覆盖的盘山道,只能慢点、再慢点。终于从山下来到了山腰,再慢慢下坡,转了弯再转弯……

车开到芭茅坪,左转上去就是麻言寨。夜深、浓雾、雪大,车灯照去,远远看到山寨模糊的一角。

平时到麻言寨巡线,向大平骑摩托车只要半个小时,可今晚赵正情开工程车愣是走了一个多小时。车灯照到了几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大门打开,向昌树和妻子

吴水英打着手电筒走过来:“都快12点了,雪还没停,路也不好走,我以为你们停了电,明天再来接线,哪晓得这会儿就来了。”

向昌树做木材生意,家里有油锯,当时本想去“打火”的现场看看,但没敢冒险。见供电所来了人,他有了底气:“那里我熟悉,带上油锯,我和你们一起去。”

“打火”现场,几根高大的柳杉树被积雪压偏,倾斜到一个方向,两根较粗的柳杉树直接倒在裸露的电线上,一根电线掉在雪地里,还有一根挂在电杆上。

向昌树拉响油锯,要去锯断柳杉树,张中华急忙接过油锯:“还是我们来吧,这里风大雪大,你们抓紧回去,千万别着凉!”

油锯“嗡嗡”响起,张中华把几根柳杉树锯断,其他人将树干、树枝拖到别处。很快,在手电筒光照下,一块洁白的场地出现在眼前。

张中华举起10KV验电器,确认电线无电压后,另一名电工师傅脚上套紧爬齿爬上了电杆,按步骤挂好10KV接地线。大家又剪掉了断的铝绞线烧坏的部分,用新铝线搭好头,缠绞、接紧。电工师傅再次爬上电杆,在横担上安好新瓷瓶,用绳子将接好的裸体铝绞线拉上去,在瓷瓶上固定紧。

抢修好线路,拆除了10KV接地线,已是大年初九凌晨1点多钟。张中华随即与调度所联系,得到调度员的命令后,合上了到大堰塘村的分段隔离开关。

看到不远处的家重现“光明”,吴水英兴奋不已:“谢谢你们,忙了一夜,身上肯定冷得难受,到我家烤火去!”向昌树也赶忙招呼:“水英你弄几个菜,让师傅们吃饱暖和了再走。”

“没事的,时间不早了,谢谢你们全程‘陪伴’,赶紧回家休息吧。以后再发现哪里线路出现事故,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说完,张中华握着向昌树的手道别,和同事们上了工程车,车慢慢掉头,继而消失在夜幕中。

大家沿着10KV绿舞线回到所里,已是凌晨2点多,匆匆洗漱后,每个人都进入了短暂沉静的梦乡。

(作者供职于国网湖北来凤县供电公司)



■张春波

双休日,乡下亲戚叫我去“喝春酒”,说是要夯地建房,相当于奠基的庆典仪式。在家乡,无论是修建新农村建设的集中定居点,还是散落在阡陌桑田上的农家小院,只有当石夯砸下,夯歌响起的那一刻,才算正式开工。夯歌声声,曲调高亢,婉转动听,自带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直以来我固执地认为:春天,是被夯歌吼醒的。

家乡盖房,一般都选在开春之际。此时,打工的人们还未大批外出,要建房的村民们请人比较方便,而且天气晴朗、少雨,修筑速度快,不耽误春耕。夯歌唱响,万物复苏,乡村沃野上处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石夯那沉重的落地声为一首首夯歌伴奏,落地而出的每个音符都谱写着幸福与憧憬。

一块重约200多斤的长方条石被四根扁木绑夹着,这个看起来有点笨重的东西就叫夯。其中一根扁木的顶端配一个圆形手柄,由领夯人掌控,四根木杠共拴着八根粗麻绳,分别由八个青壮年抓着。夯从字形上就给人一种力量,当石夯大力砸下,地便夯实。石夯是无声的器具,但夯歌却是高亢的号子,犹如打夯的汉子,外表憨厚敦实,内心豪情万丈,也像家乡的民风,朴实无华,却蕴含着令人惊羡的美丽。

农家建房有讲究,一般都要在平整地基的夯场摆酒席,这样才吉利。筵席散了,撤掉桌子板凳,在主人招呼下抬

大地夯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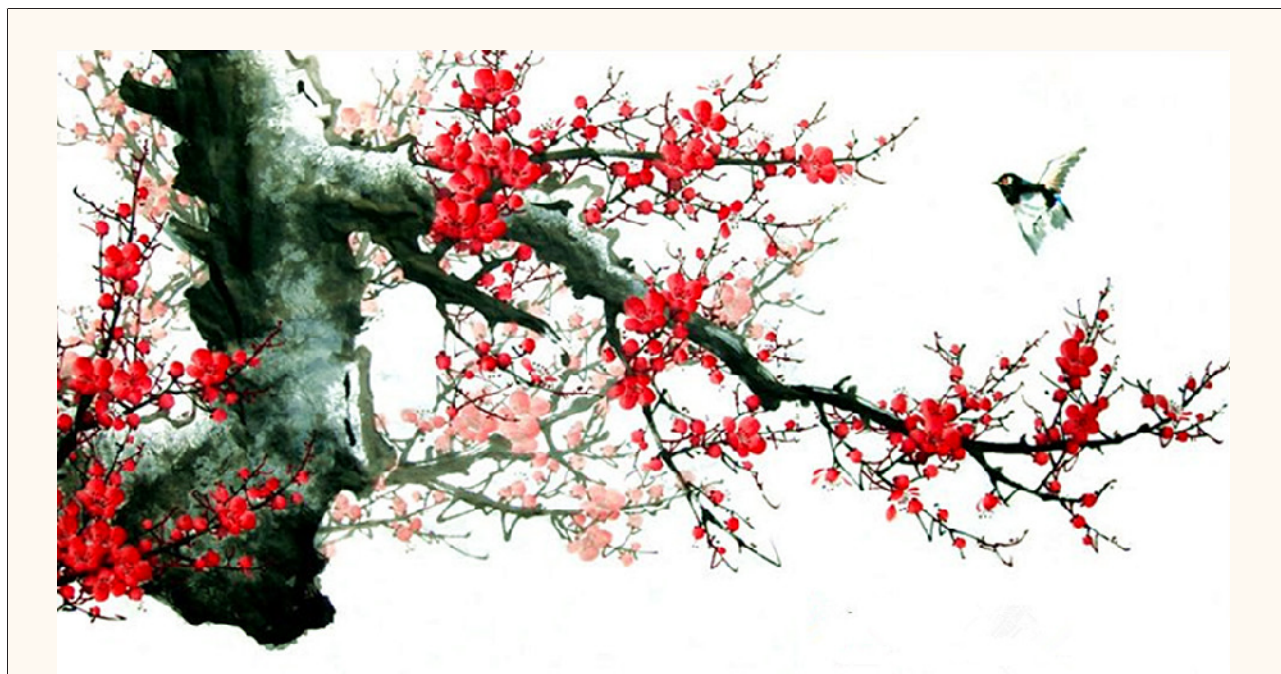
出石夯。打夯时,领夯人扶圆形手柄,一道无声命令下达出去,八个打夯汉子同时弯腰,抄好各自的一头。只听领夯人清了嗓子,不紧不慢喊出:“大家抬起来呀……”这一句仿佛从胸中迸发,声似洪钟,音若大吕,就像惊

蛰那声春雷,唤醒乡间的春天。号子一起,众人齐唱夯歌,一起一落一节拍,歌声在田野上荡漾,粗犷雄浑:“举起来哟举得高哟,砸下去哟砸得实哟……”

打夯是个体力活,领夯则是个技术活。大家用劲均不均,地基夯得实不实,场面火不火,全靠领夯人的夯歌引导。打夯的路线偏了,他就唱:“向西压半夯啊……”大家应声主动向西拉夯。石夯要调转方向,他又唱:“大家向东拐啊……”汉子们便转向拉绳,自动拐弯。谁使劲小了,石夯受力不均,落地便会颠簸,他就再唱:“左边的加把劲啊……”夯歌的曲调固定,歌词现编现唱,雅俗中不乏幽默。

夯起夯落,歌声激越,土地被夯实夯平了。在围观村民的欢呼声中,打夯的汉子们将石夯举过头顶,算是完美谢幕,至此,打夯虽然完结,但那纯朴、粗犷的夯歌还久久回荡在乡村的大地上。

平整地基,有电夯、汽夯和碾压机,但在家乡,依旧是一曲夯歌响彻春天。打夯如今虽然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可是石头做的“夯”与村民朴质的本性“实”融合在一起。如此便有了夯实的基础,这个春天就能迈着稳健的步伐,继续书写幸福的故事。(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



迎春 ■徐成文

书画苑

雨水洗春容



■唐红生

春风裹着春雨越过旷野,轻柔地打着窗台,发出美妙之声,如同一首春之乐曲,原来是雨水节气已经到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是从天而降的雨,落到大地即为水,加之气温回升,北方的冰雪亦将融化为水。正如古人所言:“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雨水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最能直观感受到的,便是草木萌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丝丝春雨飘然而至,荡涤尘埃,润泽万物。草木借助大地阳气的上升抽出嫩芽,自此渐渐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雨水的雨,细腻如酥,烟雨濛濛,万物动春心。“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对节气最敏感的要算柳了,纤细的枝条与纤纤春雨,细细春风尤为相宜,从零星地鼓起新芽那一刻起,就优雅地扭动腰肢,轻歌曼舞,模样一天天变得俏丽,不知不觉已满身披绿、郁郁葱葱,成为春天一道胜景。

春雨细心呵护着每寸土、每棵树、每棵草、每朵花。晶莹的雨珠布满枝头,树木挺起腰杆。小草惺忪醒来,悄无声息地扎根、萌发。雨水把春天的花事安排得妥妥当当,桃花、李花、杏花次第开放,含苞的像娃娃咧着小嘴儿,可爱至极,而那些盛开的则娇艳欲滴,令人欢喜。

雨轻盈地斜织着,如细丝如牛毛,如轻纱如薄雾,在天地间摇曳得浪漫多情。此时,我喜欢夜间漫步,街巷中只有三三两两,安安静静。橘黄的街灯映出雨斜斜的身影,也为雨抹上了色彩,像串串珍珠。屋舍朦朦胧胧,灯火影影绰绰,勾勒出世间最温馨的画面,心也如同眼前的雨,在温润中清澈起来。我想,今夜也

有人或伫立窗前,或斜倚栏杆,听雨、看雨、遐思,因为春雨能拨开人的心扉,滋润人的心田。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人们感叹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中每一帧画面、每一个镜头之美。其中,雨水节气的画面是故宫,春雨落在古建筑上,古意盎然,诗情画意。我忽然想起行走在古镇雨巷的情景,那股弥漫的氤氲之气如梦如幻,红红的灯笼和春联虽被打湿,却依然鲜亮,延续着节日的热闹劲和烟火气。雨落在鱼鳞瓦上,滴滴答答的声响悠远深沉,犹如古琴弹奏的天籁之音,让人顿时安静,细听镇上那些久远的故事。雨落在青石板上,和着脚步声,在窄窄的深巷中回响,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韵律,仿佛一首优美的唐诗。

节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尔雅》云:“甘雨时降,万物以嘉。”大地在春雨的滴落中醒来,拥抱着润滑如酥的春雨。农谚说:“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雨是庄稼的血液、土地的甘露。记得儿时,每年雨水时节,父亲都会将农家肥拉出去撒到田间,随淅淅沥沥的细雨,悄然沁入土中。雨珠停在麦苗上,在一阵风中滚落,滋养麦苗返青。油菜挤挤挨挨,水灵灵的,在雨打菜叶的一片响声中直起了腰身。青菜尽情地吮吸,开始抽茎了。母亲切碎菜茎,腌制几天后晒干保存起来。每次回老家,她都用这菜茎加两颗鸡蛋做汤,无论什么季节吃,散发的都是春天的气息。

唐代诗人元稹《咏廿四气诗·雨水正月中》首句曰:“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一个洗字,形象生动。天地和同,联袂酿造的绵绵雨水,把刚伸了个懒腰的树木洗得萌新,把刚开了个呵欠的山峦洗得吐翠,把刚睁开眼睛的田亩洗得碧绿,把刚到来的春天洗出了百花绽放、万紫千红、绚烂无比的面容。雨水也清洗了人们内心的尘埃和身体的慵懒,纷纷换上轻装,激情满怀,乘着春雨,一起向未来!